

第二章 张园监票

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慕尔鸣路（茂名北路）和麦特赫斯路（泰兴路）之间，有一座佔地70余亩的西式花园。花园的主人原为一个叫格龙的洋人。洋人回国前，将花园卖给一个叫张叔和的无锡商人。张把花园改建成内有影剧院，网球场，照相馆，书场等中西玩意的游乐场，收门票对外开放。租界内外的居民都称那里是张园。

张园的核心建筑是一栋叫安垲第（Arcadia Hall）的豪华洋楼，座落在张园西南角，该楼不仅楼高为租界冠首，楼内大厅足可容纳千人以上举行舞会聚餐。自从上海爆发弃清独立以来，这里经常被革命团体包下，举行集会。

12月3日，也就是总督察布鲁斯推荐都督陈其美、财长沈缙云去找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办理解冻库银的四个星期后的一天，安垲第的大厅里热闹非凡，人们正在等待中华共和建设会的成立大会正式开场。

大会主持人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里的唯一华人律师容定。四个星期前，容定接受沈缙云的委托后，通过自己的恩师传教士李提马泰介绍，找到和李提马泰有救济中国东北难民和创办山西大学合作情谊的沈敦和，成功地解冻了那张中国通商银行3万两银子的存单，因为沈敦和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会总董，远在日本避难的成宣怀不得不买沈敦和的面子。作为回报，容定接受沈敦和的邀请，加入沈敦和为发起人的中华共和建设会，并且担任该会成立大会的主持人。

大厅又高又宽，蜡刻的柚木地板，漆得锃亮的栎木护壁板，一排排的折叠椅，佔居大厅的中央和三面。大厅的底部是一个方形讲台，讲台上有一架新颖的麦可风，讲台左右各有一只藤箩，右边的那只贴着“捐”字，左边的那只贴着“选”字。讲台后面是高出地面三

级的舞台。平时舞台供乐队演奏，现在舞台作为大会主席台，铺着腥红地毯，上面摆着7把有臂高背椅。主席台的背后墙上挂着用红木框起来，绿丝绒作垫底，烫金描出的8个大字：研究共和，发达人道。大字在水晶吊灯的照耀下，显得非常精神。

大厅里闹哄哄的，千人的座位坐满6成。来了一些洋人，和人们混坐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香烟，水烟，雪茄，人汗，甚至还有香水的味道。人们挥舞拳头，双臂，坐着或站着，口沫四溅，得意地交换各种江宁前线传来的小道消息，激动地辩论同满清和谈还是继续战争，慷慨地套用各种时髦的革命口号。他们中有洋行买办，银行经理，店铺老板，海关职员，名角戏伶，报社老板，著名记者，归国学人，他们的财产都在5000两银子之上，他们讲的是各种彼此可能听不懂的方言，但是听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在享受那份革命带来的快感。

“嘘，来了，他们来了，嘘---”2时半，人们看到佩戴绸花的7位华人，包括1位军人，登上主席台，登时安静下来。

登上主席台的7人中有一位没有就座，绕过舞台，走下阶梯，站到方形讲台后面。他是大会主持人容定律师。容定31岁，个子矮小，声音嘹亮，皮肤黝黑，高直的鼻梁上架着夹鼻水晶眼镜，浆烫笔挺两角翻下的白领子上套着领结，一身看得出来不是很新的条纹棕色西装，脚下穿着没擦亮的黄皮鞋。他在两年前从英国学成回国，加入高易律师公馆律师事务所，成了公共租界内外唯一的具有大英帝国出庭执照的华人律师。几个月前，他去北京赴学部考试，考得法科进士，又成为大清法务部认可的律师。那个时代，在几万万人口的喏大大清国里，具备这种中英双料资格的人才屈指可数。中华共和建设会发起人沈敦和请容定当大会主持人，就是想借重容定的专业知识和资历光环，让中华共和建设会成立大会开得有声有色，叫租界的西人刮目相看。

容定试试麦克风。因为麦克风新奇但质量靠不住。然后，他用带绍兴口音官话的独特方式作开场白。

“同胞们，来宾们，谁会料到，革命这么快就爆发了!？（笑声，掌声）这场革命和中华史上的反叛不同，以往的反叛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用皇帝代替皇帝，好比患周期性疾病，每过一阵，发作一次，很伤身体。这次的革命是为了建立共和国家，让百姓取代皇帝，再也不要发病！（掌声）怎样才能建好共和国家？需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就是沈敦和先生，王河屏先生发起成立本会的目的。现在请沈先生，王先生，本会的两位发起人，站起来跟大家见面。请鼓掌！”

主席台上，两位发起人兴致勃勃地站起来，和台下的同胞来宾互相鼓掌。沈敦和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壮年人，穿着海狸皮袍，肥胖的身子显得有些臃肿，他是先官后商的大生意人，大慈善家，上海红十字会副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王河屏是三十来岁的洋装青年，梳着黑溜溜的西式分头，他是畅销租界的《启民爱国报》报主。

容定在介绍完两位发起人后，顺道介绍了主席台上就座的其他几位：马褂长袍戴金表链的德华银行买办许杏泉，红颜白发的老教育家姚文枬，戎装笔挺的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以及着日式文明装的名记者秦檠。他们要么是筹备会成员，要么是大会特约贵宾。

在两位发起人回座后，容定向大会宣布正式议程：

“今天的大会议程如下：第一，宣读，讨论，并通过中华共和建设会章程；第二，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华共和建设会的正副会长；第三，发起一个能持续的募捐计划，赞助革命。在开始这三项议程前，先请成立大会的贵宾，沪军陈其美都督的代表，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将军向大家报导前线战况！黄将军，请！”

黄将军笔挺地阔步走下主席台，佩剑碰到皮靴，发出神气的鏗锵声，站到讲台后。黄将军跟容定律师是同岁同乡，所以他的发音跟容定十分相似，都是带绍兴口音的中国官话。跟那些职业军人的粗旷形相不同，黄将军眉目清秀，留着日本式小胡子，把那身戎装换成西服，人们会以为他是留学日本归来的学子。谁能想到，十七年后，他手下的一位团长成了中国的首脑？

黄将军从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江宁（南京）前线说起。

“各位同胞，两个礼拜前，苏州，浙江，上海，镇江的革命军，在镇江集合，分兵四路，进攻江宁。镇军攻打天堡城，浙军攻打朝阳门，苏军攻打雨花台，沪军为总预备队。两天前，苏军攻下雨花台，浙军攻下天堡城，镇军截断清军的浦口退路。昨天凌晨，清军提督张勋逃出江宁。昨天中午，苏军，浙军，还有粤军攻入江宁城。同胞们，江宁城今天光复啦！。。。”

掌声，欢呼声，跺脚声震翻大厅。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微微抖动。

黄将军等震闹稍稍平息下来，正想继续发言，一位酱园老板从听众席上站起来问：

“黄将军，我侬沪军没动手吗？”

“当然动手啦，”黄将军得意地回答，“这次，我们沪军包揽其他各军的军火运输，打入江宁城的每一发子弹炮弹，都是我们沪军用生命鲜血护送给各军。你说，我们沪军功劳大么？给上海同胞长脸吗？”

掌声，欢呼声，跺脚声又一次震翻会场。

“各位同胞，知道为什么沪军担当这个任务吗？”黄将军继续说，“因为上海是各路革命军的总兵站！从浙江，上海，江宁，乃至安徽，武昌，都指望上海这个大金库，为革命军买粮食！买军服！买军火！”

然后黄将军感性十足地告诉大家，江宁城下许多革命军士还穿着秋衣，兵站里没有足够的棉衣发给他们替换。袁世凯的军队攻陷汉阳时用得是德式装备，比革命军手里的枪械强的多，所以革命军只好退守武昌。袁世凯的另一支部队正从河南开入安徽，准备反攻江宁，江宁的革命军必须在军火粮饷上准备好下一场恶战。

“但是，”黄将军双目直逼几百双殷切的目光，“革命军的财政很不乐观。上海光复时，各衙门不明一文，只有江南制造局里还剩3万两银子，那是留给制造局工人发工资的，不能动用。沈缙云财政总长本来也要参加今天的盛会，但是他不能来，因为他到南洋募捐

去了。同胞们，革命不能拖延。满清正在以各种抵押向西方列强借债，借到钱后将会大买军火，到那时候，革命军要彻底打灭满清就难啦！那么，革命军靠什么打到北京去呢？要靠上海这座总兵站！同胞们，从前日本人跟俄国打仗，老百姓把私人的金银首饰捐给国家，法国人在大革命时也这样干过。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做？想一想，江宁城里已在下雪，我们的革命军士兵还穿着秋衣在挨冻！那是什么滋味？我代表陈其美都督请求各位今天散会前慷慨解囊，我在这里预先向大家道谢啦！”

黄将军向全场敬礼，鞠躬，结束发言。

“同胞们，”主席台上的德华银行买办许杏泉跳起身大呼，“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就捐！”

不等黄将军回座，也不等容定将大会推入下一个议程，许杏泉奔下主席团，取出挂在胸前的金怀表，放入讲台旁那只“捐”字藤箩，引起一片掌声。然后他转身面向会众们说：“大家快来呀！”

“来哉！来哉！”一位著名的评弹女角操着苏州话率先从会众堆里挤出来，众目睽睽之下，褪下一对黄澄澄的金手镯，用手帕包好，放入“捐”字藤箩。更多的观众跟着离座，涌向前来，有的卸戒指，有的掏银票。。。

容定看到势不可挡，便把本来排在议事日程最后的筹款移作当下的议程。他吩咐大会办事人员（从华安保险公司借来的职工）在藤箩旁架起一张小桌子，上面摊开一本早已准备好的皮封面登记本，请捐物捐款人留名。

约莫一个多小时后，筹款才告结束。容定回到讲台告诉大家，今天捐的财物将根据登记本，交给高易律师事务所连夜查核，明天公佈在《启民爱国报》上，请大家不要忘了查看。另外，为保持募捐持续进行，中华共和建设会已在下列各处设捐款箱接受经常捐款，它们是：南京路30号棉布店，南京路40号烟纸店，南京路540号南货店，河南路410号南货店，河南路502号绸缎店，福州路12号平和洋行（买办办公室），福州路581号大华药房。

设在上列地点的所得捐款每晚送至外滩路6号华安保险公司保管。华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中华共和建设会发起人沈敦和先生。所以，对于捐款的下落，大家尽管放心。

筹款终于结束，大会进入讨论并通过中华共和建设会章程的议程。容定宣读筹备会起草的中华共和建设会章程草案。

“诸位，本会章程草案有两条。章程一，研究共和政体，择可行者条陈政府；章程二，发达人道，开启民智，共享共和。我这里先向各位解释一下两条章程的具体意思，然后请大家讨论：

“诸位晓得，共和政体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几百年，但是，在中国，刚刚起步2个月。正因为共和政体已经有几百年，这种政体在各国发展并不一样。比方说，在法兰西共和国，共和政体就是将王族贵族连带他们的精神、传统彻底根除，全盘否定，将妨碍每个人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得到发展的政治惯例颠倒翻身。而在美利坚合众国，那个地方没有王族贵族，共和政体是在社区自治上建立起来的，是将个人和政府的互相制约从社区提高到国家层面。究竟哪一种共和政体比较适合中国？需要研究，研究的成果需要告诉政府。这就是本会第一条章程的具体意思。

“再说得细一些，究竟什么政体适合中国？这种事本来由皇上，由太后，由军机大臣们讨论决定。现在不同了，我们平民百姓也有权利参加讨论决定。但是，我们平民百姓有没有准备好参加这场讨论呢？这就好比让我去伦敦参加大英出庭律师资格考试，这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可贵的待遇。但是，参加考试不等于通过考试。我能不能通过考试？取决于我准备的是否充分。同样道理，我们平民百姓只有准备好了，民智开发了，才能参加哪种共和政体对中国比较好的讨论。不然，就不能好好享受这份权利，也不能缴出一张及格的考卷。这就是本会第二条章程的意思。

“现在请大家对这两条章程草案发表意见。”

一位姓唐的中年海关职员第一个站起来，说：“我觉得这两条章程确实好，但是还不

够。怎样的共和政体适合中国，这种讨论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不同，上海已经光复。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些讨论上，岂不是有些落伍？”

海关职员的发言在会众席里激起大波。会众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用各种方言发表类似的意见。其中，泥水木匠公会会长，一个姓孔的营造商的话特别生动。他说，满清入关的时候，做尽坏事，强迫汉人留辫子，不肯留辫子的就杀。在嘉定和扬州，汉人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遭到屠杀。入关以后，每个满洲旗人，一生下来就可以终身领钱。这笔钱是哪里来的？是从我们汉人头上用苛捐杂税搜刮来的。现在光复了，沪军都督府撤除一切税卡，让我们百姓日子好过多多。今天的米价每石五块六块洋钿，光复前，阴历七月每石米价十块洋钿！所以，要珍惜这种好日子。听刚才那位将军讲，满清准备杀回来，真的让满清杀回来，我们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这种时候，光讨论这样那样的共和政体，是光说不练，是急惊风碰上慢郎中！

“按这位先生的高见，本会章程该怎样跟上光复呢？”主席台上，发起人沈敦和问。

“不光讨论共和政体，还要保卫共和政体。”泥水木匠公会会长做了一个伸拳的时髦动作。

“我赞成，您们各位呢？”沈敦和向左右探问。

主席台上没人异议。

“容律师，请您把这位先生的意思添到章程里去。”沈敦和对容定说。“措辞由您起草。”

容定掏出笔记本，略一思索，用铅笔写了几行，然后向大会念：“章程三，有破坏共和政体者，本会全力抵抗，直至共和政体完备而止。大家看这样措辞行吗？”

“好，这样就把我们的言与行合起来了，”老教育家姚文枬在主席台上对沈敦和讲。

“大家对本会章程还有什么修改意见？”沈敦和再问会众。

会众们对讨论章程显然意犹未尽。他们继续一个接着一个发言，主要意见看法一致，

具体想法分歧不少。有的说在讨论共和政体的时候要特别防止把旧的东西改头换面搬回来，所以对讨论的范围应该设限，明确排除满清的老套。这种言论立刻引起相反的意见，认为推翻皇权法规的同时，把民事法律也一起轰走，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毫无框架的混乱，所以讨论共和体制不应设限，这叫做实践要谨慎，讨论要大胆。更激烈的意见是，讨论共和政体时单反对满清的老套还不够，还需要警惕更老的一套，不能凡是反清的就是好的，那怕比旧的更旧的东西，批着反满清的外衣，古尸复活。那么，怎样才能让百姓民智开发，充分参加共和政体的讨论呢？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从何处着手，在何处设边，开发民智呢？当然是从每个人的身边开始。要是每个人在他天天接触的社区里宣扬共和观点，久而久之，这个社区就会用共和的观点审视每天的生活，如果这套东西在社区里行得通，抬高到国家层面或许也行得通；如果这套东西在社区里都行不通，那么抬高到国家层面一定是场大乱。所以，开发民智，应该从社区自治开始。请问容律师，你刚才讲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社区自治是不是这么回事？

“既是也不是。”容定回答，“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多少旧的东西需要割舍，跟五千岁的中国不一样。美利坚合众国从前是英国殖民地，跟我们今天处在公共租界，倒有几分相似。说到社区自治，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各位。上海光复时，因为满清主审官逃亡，工部局接管了会审公廨，这件事情从头至尾，没有征得任何中国方面的同意。如果要建立社区自治，会审公廨应该有我们华人的发言权。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建议，把刚才各位的讨论用文字纳入本会章程，宣读一下，如果通过的话，本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好吗？”

总算再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容定走到主席台上，拿着笔记本跟筹备会发起人交换意见。刚才，会众们热烈讨论章程草案时，容定没有停过笔，他把会众的意见条理分明地整理出来，这是他在曼彻斯特英国法庭当速记员赚取学费时练就的能力。

经过短暂讨论和文字润色，容定走向讲台，向会众宣布经修改后的本会章程：

“中华共和建设会章程如下：

（1）研究共和政体之组织及前途革新方法，咨询国民公意，择其切实可行者条陈政府，以备采择。

（2）发达人道主义，开通国民智识。俾资格及早划一，共享共和幸福。

（3）有破坏共和进行者，得全力与之抵抗，至共和政体组织完备而止。

对以上章程，赞成者，举手。”

四分之三以上的会众举手。坐在会众之间前来观礼的洋人，东张西望，露出赞赏的神色。

由于刚才筹款和讨论章程透支了大量时间，选举开始前已经过了晚上七点。为了照顾有的会众耐不住胃里的饥肠辘辘，等不到开票就离场，容定宣布投票后会众可以自便离场。投票结果将刊登在明天的《启民爱国报》上。

然后，容定向大会介绍了筹备会推荐的本会会长和副会长候选人。出乎意料，主要发起人沈敦和不在候选人名单上。沈敦和向会众作了解释：

“同胞们，来宾们，我沈敦和决定不参加本会的会长副会长竞选，因为我是一个打天下的人，而不是一个坐天下的人。我很荣幸，跟筹备会的同仁一起努力几个月，今天中华共和建设会终于成立了，根据筹备会统计，从本会的会员人数和捐款规模来看，本会当之无愧为上海四大民间团体之一。。。”

“哪四大团体？”有人问。

“商界共和团，中华共和建设会，中华国民协会，中华共和促进会。本会能到达今天这个规模，我知足了。我不是一个坐天下的人，因为坐天下需要时间。我承蒙各界厚爱，担任着5家公司的总董，总经理，1个红十字会副会长，1家大学的校董，和1家医院的院董，实在抽不开时间。既使各位厚爱，硬选上我，将来会骂我不称职。所以，为了爱护我，为

了爱护你手里的选票，不要选我。现在，请大家把时间花在听听候选人的竞选宣言上。谢谢。”

沈敦和在震撼大厅的掌声中坐下。

掌声过后，筹备会推荐的候选人一一走到讲台前作简短自我介绍以及各人打算如何宏扬中华共和建设会的方略。

老教育家姚文柵介绍了他所办的著名书院蕊珠书院，书院里大量的课程为研究改革中国政体所设。他将让书院的学生走上街头，向百姓宣讲各类共和政体，并将多年的研究成果，条陈革命政权。

报社老板王河屏介绍了他和财政总长沈缙云在上海光复前，如何透过《启民爱国报》专栏讨论革命的原因、手段、和革命后应采取的措施。如何仿效租界的纳税人会议制度，使社会没有严厉的管头管脚，照样井然有序的市民自治；以及如何减税简化手续利贷促进商业，达到中国重回世界强国之林的目标。用这样的经验研究共和建设，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名记者秦槿的竞选重点在于如何运用他在各界的人脉，第一时间得到革命党，满清，西方列强三者互动的细节，及时告知本会会众，从而使本会会众能提出切合时宜的条陈。

除了筹备会推荐的候选人之外，另有两名会众毛遂自荐，参加竞选，他们是刚才讨论章程时发言突出的海关职员和泥水木匠公会会长。他们的竞选宣言都是督促本会在金钱上，舆论上毫不松懈地保护共和政体。

对大半会众来说，不管选谁，选举本身就是一件从未体验过的新奇事情，因而对此特别兴奋。当他们拿到办事人员发下的选票和圈票用的彩笔时，注意力都放在这两件从没见过工具上，他们向前后左右的邻座比比划划，像孩子刚得到新鲜的玩具，乐不可支。尽管屋外的冬夜寒风凛冽，大会厅里暖烘烘的，气氛空前热烈，天花板上挂下的华丽水晶

吊灯照耀着一张张通红的脸，一双双闪烁的目光，很多人没有注意容定正在讲台前竖起巨大的告示牌，宣讲选举事项。

容定明白投票选举是今天大会的重头戏，也是沈敦和请他来主持这场大会的主要原因。看到会众们没有静下来听讲，有点担心。为了避免出现大量废票，他不得不走出讲台，按照会众的座位次序，从前往后，从左到右，让办事人员高高举起告示牌，跟着自己绕场重复宣讲选举规定。

“各位，请看我身后的告示牌，它是你手里选票的放大版。每张选票可选会长一人，副会长两人。选票的每一栏上已经印好筹备会推荐的人选和职称。如果你同意筹备会的推荐，请在那位人选的大名上画圆圈。听清楚吗？是画圆圈，不是打勾，也不是打叉。如果你不同意筹备会推荐的人选，比如说你想选泥水木匠公会会长孔先生或海关的唐先生或你中意的其他人，请把孔先生，或唐先生，或你另外中意的那位先生的名字写在每一栏最后的空格里。注意，每一栏只能有一个人名，要么是筹备会推荐的人，要么是你自己中意的人。填完选票后，请排队上前来将选票投入讲台旁的‘选’字藤箩。注意，要亲自投票，不要托别人代你投票。最后，除非你自己选自己，请不要在选票上留下你的名字，因为这是无记名投票！”

容定绕大厅一周完毕，宣布投票开始。

主席台上的人们，除黄鄂将军外，首先填好选票，走下台，排队投下选票。

看到他们的榜样，填好票的会众纷纷离座，前来排队。可是在每一排座位上，填票的进度不一，还在琢磨怎么填票的人要给已经填好票的人让路出去排队，于是在起座让座中撞翻不少椅子，幸亏容定让办事人员预先站在会众席的左右出口，应接人流，指挥交通，才使通往“选”箩的队伍从混乱走向有序。原本空空如也的“选”箩被画下各种圆圈的选票渐渐填满。

这样约莫过了两个小时，投票终于结束。五分之四的会众耐不住饥饿，纷纷离去。

剩下的会众和筹备会成员一起，留下来观看容定模仿英国曼彻斯特市议会的方式监督开票，仿佛烹饪大赛时，围观名厨大师当众演示煮菜。

容定让办事人员把那块巨大告示牌的脚架撑开，竖立在主席台上。他自己将“选”箩里的选票一一拿起，由自己，沈敦和，以及王河屏每人验看一遍，确定不是废票，方才将结果大声唱名告诉主席台上的办事人员，用彩笔登录在告示牌上。因为告示牌的模样跟选票设计得一模一样，上面每一栏的空格正好用来登记每人的得票。对于筹备会推荐之外的人选，他们的得票可以记在告示牌预留的空白处。

唱完最后一张选票时，容定的喉咙已不能正常发音。

选举结果，姚文柵当选会长，王河屏和秦槟当选副会长。

大厅的水晶吊灯终于一一熄灭。容定整理完登记捐款和选举结果的本子，取下夹鼻眼镜，用手帕擦干脸汗，正要向沈敦和他们告辞，却被沈敦和叫住。

“容律师，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一事，有没有办法挽回？”

“我已代表上海总商会跟驻沪领事团约好，12月15日，开会，请愿收回会审公廨中方主审官任免权。”律师沙哑地回答。